

上海改革开放的故事

李一男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改革开放的故事/尚海等编写. 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1.5

ISBN 7-5324-4484-8

I. 上... II. 尚... III. 社会主义建设-成就-上海市 IV. D619.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25709 号

本书图片由殷淑荣、俞子龙、沈以澄等供稿

上海改革开放的故事

本社编
倪基民装帧

责任编辑 周玉洁 美术编辑 倪基民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	开本 889 × 1194 1/32
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	印张 4.25
邮政编码 200052	字数 100,000
网址: http://www.jeph.com	2001 年 6 月第 1 版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	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	印数 1-5,100

ISBN 7-5324-4484-8 / I · 1828 (儿) 定价: 10.00 元

上海改革开放的故事

本社编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繁荣蓬勃新上海

“马路局长”的一天 /4

地底下的辉煌 /10

求知者的新大陆 /14

城市衣襟上的鲜花 /16

“天堂”一角 /22

绿了大地一片片 /24

奇迹出现在垃圾场 /28

游新上海 /32

坚持“三性”硕果丰

玉树琼花满目春 /34

现代民族印刷业发祥地的今天 /38

有一个地方…… /42

光荣与梦想 /46

无价的记录 /50

科教兴市市更兴

“网虫”的喜悦 /52

向世界第一高度冲刺 /54

叱咤风云的“风云” /60

科学成就巡礼 /62

没有泥土的“田” /66

动物药厂和植物药厂 /68

共和国明天的科学基石 /70

“学习型城市”的公民 /76



新时代的上海人

从黄浦江到阿克苏 /80

上海——日喀则 /82

一张特殊的名片 /84

杰出的工人 /88

放大胆子迈快步 /92

上海市民大搬迁 /94

爱惜信用的上海人 /96

向“宽裕小康”迈进

居更佳 /98

世纪之飞 /102

花钱买轻松 /104

从“本本族”到“有车族” /105

海纳百川汇“新人”

让人梦想成真的地方 /106

“肩周陆”传奇 /114

海外来客 /118

“慈善大叔”和“洋夫人” /122

通向世界的上海

讲坛向世界敞开 /126

上海第一位国际校长 /128

迈开双脚走天下 /134



“马路局长”的一天

● 尚 海

“马路局长”，是吴念祖同志当年担任杨高路工程总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、市政工程管理局副局长的时候，人们送给他的雅号。“马路局长”，最好地概括了吴念祖同志修路的阅历、经验、气质、爱好、办事方式，等等等等。我们来看看“马路局长”寻常的一天。

一清早，“马路局长”的车已经行驶在去指挥部的半成型的灰浆路面上。车窗外，已经浇筑好的呈半边形的杨高路水泥路面徐徐向前伸展。路的两旁是绿茵茵的杨树，叶片相连显出一种很有些年月的样子。地里是庄稼，在细风中摇曳。庄稼和微风，一种亲切的田园气氛荡漾在大地上。返观路面，才一会儿工夫，前后就挤得水泄不通，堵车了，仿佛各地、各路、境内、境外各色人们都赶来这里行路、办事。典型的乡村风景画和城市堵车景观交织在一起，这是浦东开发开放初期特有的景象。

要在平日，“马路局长”会饶有兴味地看看车窗外这一切，趁上班的路上松弛一下脑子里一直绷得太紧的“弦”。可是今天不，别看他微闭着双眼、脑袋仰靠在后车座上，其实心里翻腾得很厉害。他在想昨天夜里总指挥、市府副秘书长夏克强的电话。

昨夜 10 点左右，他接到了夏克强总指挥的电话：工程加码了。市领导考虑到浦东新区建设形势大好，决定将杨高路的工程合并为一期，即将现在的 4 快 2 慢 6 个车道的 34 米路幅，拓宽为 6 快 2 慢 8 个车道的 50 米路幅。

路幅由 34 米改为 50 米？

他把耳机紧紧按在耳上，生怕听错。而总指挥的口气是绝对的。

可是，可是……

他作为工程的常务副总指挥，不能不考虑这样重大的





上海市领导陈铁迪、
吴念祖同志在检查
环境保护工作。

计划变动将会带来什么。原来征地时红线划定是 50 米，这问题不大，但施工任务等于增加 1/3，原材料也要大幅度增加。光桥梁工程，所需要增加的管道桥长度，等于增加 24 座桥；原来可以不用挡土墙，现在必须增加 6 公里的挡土墙；桥的坡度也需抬高，要填土 200 万立方米……而且，11 种管道的管位，随着路幅的扩大，也需重新调整。

跟着是设计问题；

大量原材料的来源问题；

施工力量的重新配置问题……

“可是，可是……”他想说，工期是否也应该相应延长。杨高路工程原定工期两年半，开工不久，市委、市政府领导要求压缩为一年。那么，现在……

他的话还没出口，夏总指挥就交底了。

“工期问题，你提也不要提。还是这句话：‘后墙不能倒。’”

“后墙不能倒”，是市政行业的行话，意思是工期说死了，不留余地，规定的竣工期限不能突破，就像预先



筑一堵墙挡在那里。

他迟疑了一下，把电话搁上时，心里涌上一句话：我生来是干工程的命，可这次真难啊！

上午原计划

安排是开指挥部成员碰头会，研究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难题。当他走进会议室时，他的助手们已经围坐在会议桌旁等他了。他在桌旁坐了下来，放下公文包，两个肩肘支在桌子上，手捧着脸，半晌不说话。大家知道他碰上难题了。平时他不是这样的。平时他一走进屋子，喜欢同这个招呼一下，同那个交谈几句，然后再进入正题讨论工作。

“怎么憋着不说话呀？”

“有事我们大家担！”

助手们都为他着急。

“工程加码了。”他说，“原定两期的工程，现在一起干。”他把语气尽量放平静，是为了克制自己心里的不平静。

“哦……”助手们都愣了。

“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，改革开放加大了力度，而且，而且，全世界都看着我们上海浦东新区的建设……所以，我认了。”

一段时间的沉默以后，工程部主任张家驹忍不住了。

“这……我想，如果修改设计跟不上，我们就跟设计人员一起，进行现场设计交底。”

“原材料，我们办。”原材料供应部主任也担下来了。

“我在想，我们必须每两周安排一次工程进度计划。工程管理要进一步强化。”张奎鸿指挥助理从工程管理角度谈了自己的设想。

“你认了，我们还不认了？别担心。”大家反而劝慰起常务副总指挥来了。

“马路局长”从心底里涌起一阵感动：“多么好的指挥班子啊！有这样的指挥班子，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！”



会议气氛越来越热烈。“马路局长”把自己接电话时和其后想到的，改变设计后会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和盘托出，大家又设想了可能产生的一些矛盾，然后逐一分析、探讨解决矛盾的方法。

会议一直开到接近中午。最后，“马路局长”要求张奎鸿在对今天会议的各种观点进行比较、提炼和扬弃之后，对施工大纲作一次修订。整个工程的进度，各个分阶段的目标，六个分指挥部的协调，各个节点的交叉作业，质量监理，安全生产制度，几百万吨各种原材料的按时供应，千头万绪都要考虑到。然后，过几天再议一次，该定的定下来，该施行的马上施行。性格豪爽又心细如发的指挥助理张奎鸿早就料到这一步，早在别人发言时已做了记录。他爽快地应承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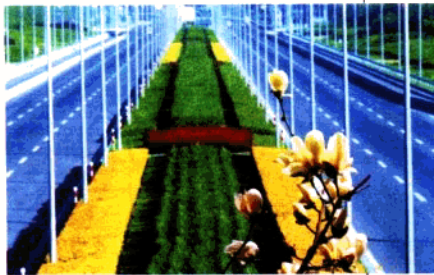
午后，“马路局长”下到工地，他同现场监理、同济大学年逾花甲的直鉴涌教授约好，一起巡视三渣摊铺情况。三渣摊铺直接关系到路面质量，所以他要亲自来抓。他同直教授一起测试弯沉、密直度、断面标高，检验沙、石、水泥等材料的配合比例，忙活了整个下午。等回到指挥部，已时近黄昏。

这时，负责宣传的姜国翔走近他低声说，某报的一位记者等着采访他，已等了三个小时了。他一向主张少说多做，不大愿意接受记者采访。但今天，他倒觉得有些话要说了，于是忙说：“请！”

他主动向记者提起，几年前，交通部有位副部长来考察，对上海的道路状况发表了四句评语：等级低，一级公路连1米都没有；路面不平，坐在车子上感觉一路弹跳；混合交通严重，机动车、非机动车和行人不分道；危桥多。

他说，要想富，先筑路。这是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在视察杨高路时讲的话。你问修建杨高路的原由，这就是原由。讲得理论点，道路建设是城市的血脉，杨高路道路工程是浦东开发开放的基础。

他还说道，在杨高路平阔路



面的下边,已经铺设着下一个世纪将投入使用的水、煤、电、通信等管线。我们上海毕竟开始了自己的超前思维和超前行动。

他奇怪平时不喜多言的自己,今天怎么这样愿意讲。他知道,自己实际是在借向记者介绍的机会,清理自己的思路,为扩幅到 50 米的新的战役寻找精神支撑点。

他吸了一口烟,然后说:你可能会问,杨高路的计划宽度为什么是 34 米?这个宽度,是对 1990 年开发浦东方针的一种思想映照。这个宽度,在上海以往的道路建筑史上已是一个极限。这个宽度的界定,有着它的严格内涵。若干年后的建设规模,目前投资规模,大致是这界定的主要依据。

说到这里,他在心里对自己说,在邓小平南巡时说过“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一百年不变”之后,34 米已不够用了,现在要扩建成 50 米了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变化,而是体现着一种思维定势的突破。我们原来用 50 年的提前量来打量世界,现在我们要用 100 年的提前量来“动作”这个世界了。他知道,现在还不能对媒体公开这个爆炸性信息,于是就把这段话咽了下去。

记者觉得今天真是收获太丰了,想了想提出最后一个问题:这杨高路的效益怎么样?

“马路局长”信手拉开墙上的布帘,露出地图,说:这个问题,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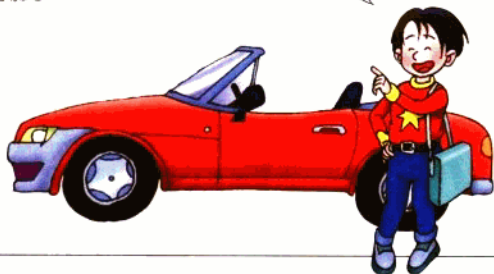


助地图来讲会更清楚。在未来上海的蓝图上，杨高路呈弧形的形状，南至南浦大桥，北面，经杨浦大桥直接北上至高桥吴淞口，犹如母亲的怀抱。原来作为上海市区界限的中山路，到那时只能算是袖珍型的一个圆。如果说北京是一个方城，那上海就一直是一个圆城。老城厢的中华路是个圆，浦西城区的中山路是个圆，现在建设中的杨高路同市区联结起来的路是个更大的圆。一句话，杨高路是新上海的黄金走廊。它的效益是可以想象的。

送走记者，“马路局长”又驱车来到工地。4、5、6月份是筑路工程的黄金季节。20 多公里的工地上，道路基础工程、管道工程、桥梁和涵洞工程都在紧张施工。晚上也像白天，灯火通亮，车辆如潮。

“马路局长”知道，他指挥部的 30 多号人，这时都奔忙在工地上。他向人声最喧闹的方向走去，渐渐地，不见了他的身影。

上海的变化太快了，我的车该往哪条路拐啊？



地底下的辉煌

● 黄琪

也许你正在上海某个地方随意走走,忽然,头顶上有一列车飞驰而过,原来是轻轨明珠线的车开过去了。你说,头顶有列车,脚底下肯定也不会寂寞。哈,你真聪明,那么就下地道吧,列车正静卧在地铁轨道上,等着你去夸它几句呢。

如今在上海,没有这些轨道交通的日子简直无法想象,人们把出行的路线、时间都与它们联系在一起;要是你出门时没有利用就在脚边的这些便利的交通,上海人也会觉得你的思路是无法想象的。所以,在上海你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:“下班啦,你怎么回家?”“坐火车!”是啊,不管是在头顶上“飞”的,还是在脚底下跑的,认真算起来,都是火车一族呢。

可是,这些轨道交通在上海是那么天然而成的吗?不。就来说说地铁吧。

上海号称“大上海”,大在哪里?好几十年上海人找不到这种感觉,他们觉得上海太小了,因为上海是那么拥挤,甚至有1平方米站十几双脚的说法——那是在公共汽车上。能不能多开些车?不行啊,马路上车都排成一条条长龙了。聪明的上海人不约而同都想到了向地下要路:造地铁,不就解决问题了吗?

大家还在想啊想的,衡山路那儿地铁已经悄悄开工了。真的是“悄悄”的,因为它是一项保密工程,还有代号呢,叫“60工程”——这是发生在30多年前的事,当时是建造一条长600米的地铁区间隧道,在衡山公园下面还有一座地下车站。

不管为什么要保密,但在上海建造地铁是非常困难的事,这是许多专家都认定的,因为上海的地质特殊。别看一条条马路又平展又结实,地下却是含水软弱地层。而且,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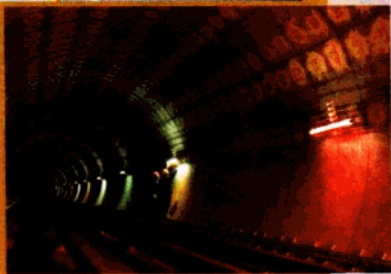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建航在隧道工程施工现场。

海的建筑群特别密集，你在地下挖啊挖的，也许一不小心，就会把哪幢百年建筑的地基给毁了。一位外国专家考察了半天，两手一摊，失望地说：“要在上海建造地

铁，就像要到宇宙中找一个支点把地球撬得翻个身一样。”谁能找到撬地球的宇宙支点呢？回答的还是一位外国专家：“上海的隧道工人和我知道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隧道工人相比，都是第一流的。而副总工程师刘建航比谁都知道该怎么做，他简直棒极了！”

外国专家能不佩服吗？刘总在含水软弱地层的施工中，率先攻克了衬砌结构防水的问题；他开拓的盾构、沉管、连续沉井法，他解决的江底高压沙层喷发沼气流沙等问题，



让布满“陷阱”的上海地底下，展开了一条条越过黄浦江的、不越过黄浦江的隧道。在建地铁的时候，刘总更是发明了地下墙深坑明挖法、逆建筑法、盾构穿越建筑群、“分层、分块、对称、平衡、限时”的时空效应法等等施工法。全国科学大会奖、国家金奖……一个个大奖向上海的市政建设飞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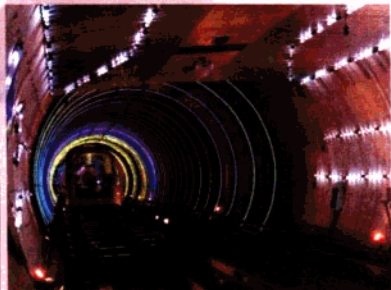
外国专家赞誉不绝的那些隧道工人们，则由表地崇敬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建航，用他们的话来说：刘总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做！这里面没有一点盲目的成分，因为刘总多少次让正在施工的地铁转危为安！比如，那一次，工人们还在使劲开挖，忽然传来一声命令：停！不准再挖！工人们一惊：刘总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井下。关闭了掘土机，人们浑身的热汗都变成了冷汗：再往下挖，地表层要掏空了！再比如，地铁二号线来到人民公园，要与地铁一号线会晤，可是一号线并不欢迎它，因为二号线的施工可能会引起一号线的位移。一号线不欢迎，上海人可是欢迎的呀，因为有了这个“会晤”，才能使人们不必出站就可以随意换乘两条地铁。“以人为本”是上海市政建设的目标，连“上海不能造地铁”的定论都打破了，位移问题还不能解决？刘总拿出了“水平注浆法”的方案。“水平”到什么程度？一号线纹丝不动，两条线胜利会晤。

黄浦江行人观光隧道攻克世界级的施工难题，胜利贯通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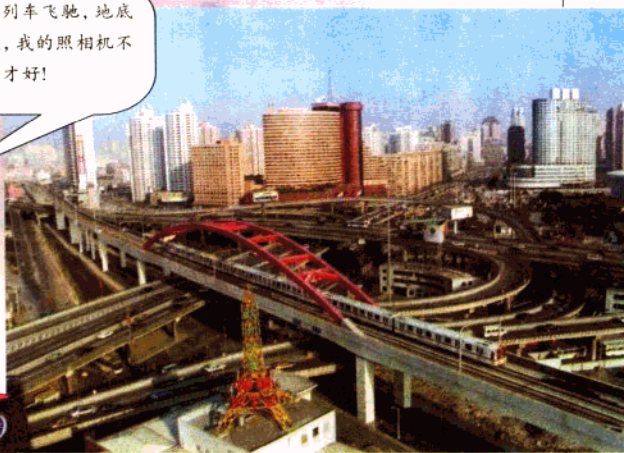
延安东路越江隧道。



黄浦江行人观光隧道。

刘总日日夜夜守在工地，盯着屏幕观察，直奔现场指挥，一次次地举重若轻，在上海的地底下创出了可以在世界上引为自豪的辉煌。

头顶上有列车飞驰，地底下有列车穿梭，我的照相机不知抢哪个镜头才好！



求知者的新大陆

● 孙 颢

十多年前，建造上海书城的设想开始酝酿的时候，读书人兴奋之余，心头又浮起一片茫然：难道书店也可以造得像百货大楼那样么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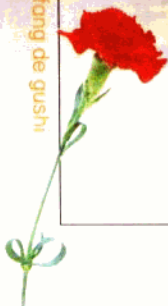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书城选址福州路。本世纪上半叶，这里就是有名的书店街。随便走进一家，两三开间的门面，整齐而简陋的书架，飘逸着油墨和纸张的香味；身着长衫的读书人，囊中羞涩，买不起喜爱的书刊，只得站在书架前悄没声儿地阅读……

流逝的岁月遗下的情结，令人亲近小书店。当庞然大物的超级书店向我们走来时，有些儿怀疑，有些儿惊诧，实在很正常。

1998年年尾，上海书城建成开业。六层1.2万平方米的卖场，陈列着十几万种读物；宽敞、气派的大堂，高雅的大理石贴面装修，亚光不锈钢长梁高高托起了穹盖；层次丰富的大卖场和“曲径通幽”的儿童天地，前后相映成趣；造型、色彩不断变幻的书架，足有百多种样式，使徜徉知识海洋中的读者留连忘返……

人类正在进入信息社会。作为知识、信息主要载体的各类读物，其增长量十分惊人。中国的图书一年出版十多万种，去掉重版和毫无价值的书，也有数万种必须上架和读者见面，这就是超级大书店应运而生的基础。上海书城开业后，迅速成为重要的文化景观，人流量大大超出众多的商厦。寒假中，学生们挤满、坐满了宽阔的卖场，情景十分壮观。

当你走出书城，稍稍退得远一点，抬头眺望这座文化大建筑，你又会品尝出一些新的意味。以鲁迅先生手迹集成的“上海书城”四个大字，儒雅苍劲，浑然天成，令人联想到中国文化绵绵延续的生命活力。建筑造型流畅大气，横看竖



我最爱逛上海
书城了。



看,又总带些儿书的模样,设计者们挺费了一番心思。大门两侧的浮雕,容纳了全世界科技、文化最具智慧的众多成果,让后来者肃然起敬、高山仰止。

上海书城是求知者的天堂。

